

新朋旧友来相会：我的第一次多友会纪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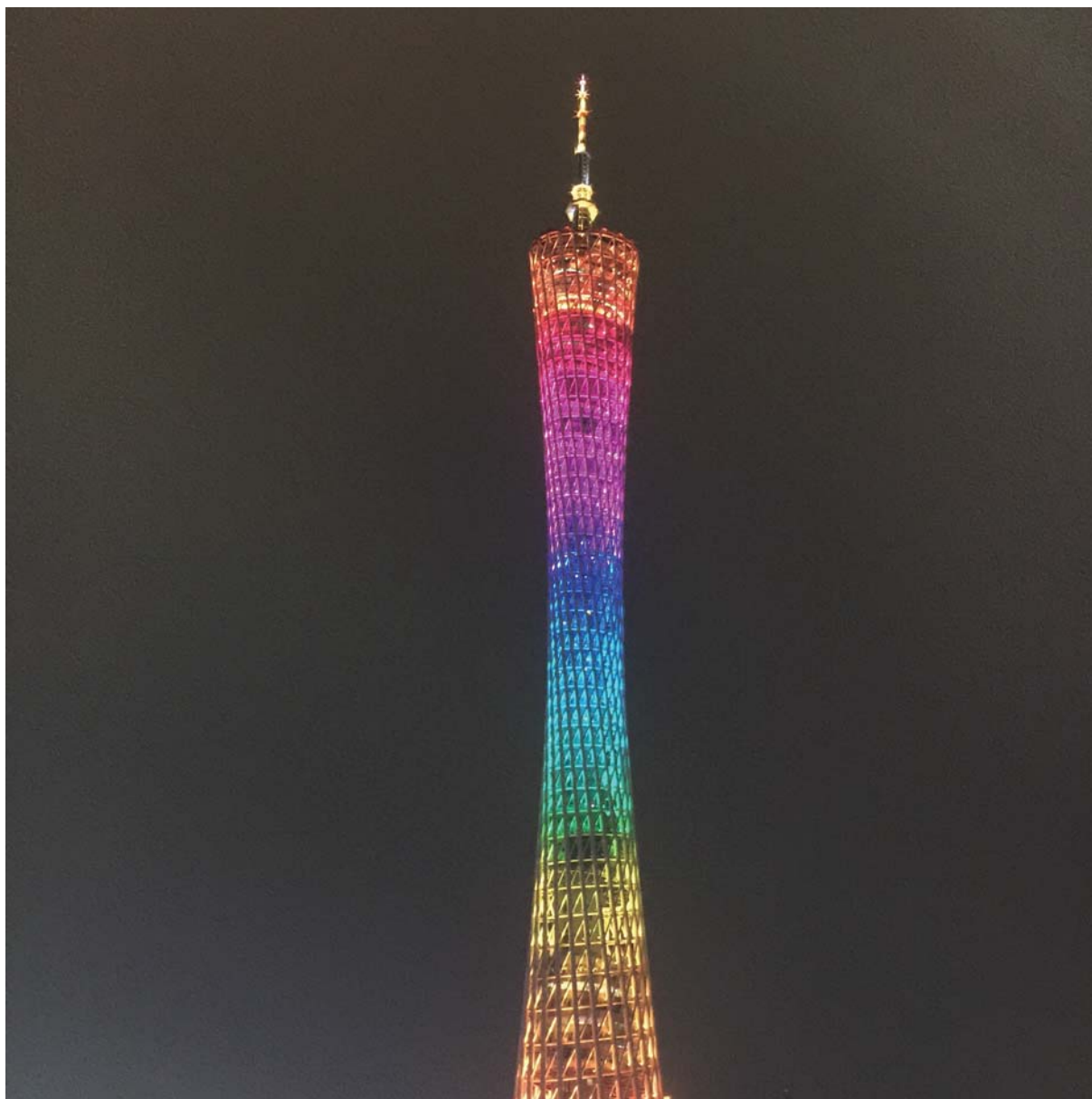
2014年多友 瞿旭晟

作为 2014 年的多友，香港之行结束之后，除了两次借着李老师来沪的契机和上海多友小聚之外，我一直没有正式参加过和“多闻雅集”有关的活动，原因其实很简单：我是个宅性太重的人。我的朋友评价我是这样的：在任何场合都扮演冷眼旁观的角色，如果要加一个定语，“咬着手指的”。说白了就是骂我这人不合群……但在“多闻雅集”微信群里默默旁观大家经常性的热烈聊天之后，我越来越感觉到，这里的交流纯粹得多，轻松得多，我这样的“社交障碍综合症”患者应该也可以生存。于是早早便定下此次南粤之行，来见一见新朋旧友。此行收获良多，兼之临时加进去的个人行程，感触不少。回来之后，蒙传媒大学张磊兄点名作文，理应早点交稿，无奈每天陪伴三岁多的孩子，整日里与他的托马斯火车、小猪佩奇等朋友为伍。今天想着再不能拖延，临时躲进小区阅览室，匆匆码字，博诸位一笑。

广州的会

在两百人左右的多友群体中，除了 2014 年同去的几位以及一些旧识之外，大部分老师我并不认识。“熟悉的陌生人”这个说法可以概括我的感受。这样概括有几个层面的意思：有些朋友，其实是我们早就应该熟识的，比如黄蓉和滕朋夫妇，我们在上海曾经同席而坐，竟然未有深入交流（这里也可见我是多么典型的社交无能者：）），此次相见，很快如老友一般，聊得非常愉快。安徽大学的刘勇老师，我们在复旦求学时就应该有交集，但我是在大学城地铁站去酒店的公交车上才算正式认识这位老乡，更加奇妙的是，多年以前我还在读本科时曾求教过的一位师姐，在广州发现竟然已是

刘勇老师的夫人。这真是应了李老师在多个场合都常说的那句话：“缘分真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



对于很多老师，我典型的状态是“未识其人，读过其文”，在第一天的欢迎晚宴上和第二天的会上，我私下的一个乐趣就是找寻那些读过他们文章，但是却第一次见到真人的老师。这种比照会让人自然地产生一种亲近感，心理距离一下近了许多。在参加完分组的主题讨论，以及零碎看到其他组别老师的发言后，那种“原来你也喜欢看这本书”的感觉尤其美妙。我会不假思索地认为，我们喜欢同类的书，我们应该就是同类的人，找寻到同道总是让人充满期待。在会议开幕式上，张志安院长引述汪丁

丁先生的话，说明学术共同体“亲密感”的必要性。我想，我的这点私下感受应该和这个论断是相通的。

下川岛的风

我有一些地理知识的爱好。每当要去一个新地方时，总是喜欢事先了解一下那里的历史掌故、风土人情。第一次在会务微信群里看到“下川岛”这个地方，我也没有例外。一查之下，大感意外。大家都熟悉一个流行的历史学论调：崖山之后无中国。所谓“崖山”，竟然就在此地附近。我还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下川岛的岛民可能就是南宋小朝廷覆灭之后的残存军人后代繁衍而来。我知道下川岛所在的五邑地区是历史上“土客械斗”的一个典型。不知道这些崖山之后的岛民在那些为生存空间而作的血腥争斗中，有没有扮演过“土”或者“客”的角色？有了这一番胡思乱想，自己也不禁对下川岛之行神往许多。



结果当然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耳闻的台风“妮妲”中和下川岛匆匆一瞥，全没有任何机会来验证一下诸如王府洲此类地名和近千年前那场崖门海战还有多少关联了。不过对于我这种吃货来说，在一顿丰富的海鲜大餐之后，与几位朋友沿着海滩散步、闲聊，看孩子们举着手机认真寻找寄居蟹，静享台风来临之前的宁静与惬意，已是生活中的大满足。



“鹅城”的茶

江门五邑地区有著名的“碉楼”遗存，这里也是姜文导演《让子弹飞》中“鹅城”的拍摄地。只是我们避风直奔酒店，没能亲临现场，这也为以后重游此地提供了一个机会。

台风天的酒店里，自有自己的乐趣。滕朋师兄特别有生活的趣味，他临时购买一套茶具，就着新会特产陈皮，带着我们品茶，按照他的说法：“到哪里玩还不都是玩？”



在这里，我想再次表达对活动主办方中大团队的敬意。在行程被迫意外调整之后，因为“旁观者综合症”发作，我特别留意到：所有中大的老师在会务群中发言的频率都更加密集，不仅提供各种信息，也供应各种关心、抚慰。这是一种让我很敬佩的状态：不仅把事情做了，还要求把事情做好了。张麻子在《让子弹飞》中有一句经典台词：“我想要站着，还把钱挣了”，我不知道中大的老师们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念头：我们想要笑着，把你们都妥妥送回去：)

最著名的新会人梁启超在《学问之趣味》中说：“我以为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者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使成沙漠，要来何用？”我很有幸，能加入到“多友”这个非常有趣味的群体，为自己的生活增添许多价值。愿我们的趣味之旅长长久久。

那么，各位，我们来年再会！